

求恕齋
叢書

校經室文集

二

校經室文集卷二目錄

周文忠公手蹟書後

書閻文介公手札後

書徐雨峰中丞田烈婦碑記刻本後

錄原文

旌表節孝土默特母葉太恭人事狀書後

題曾文正書方鶴棲先生訓語後

題張韻舫太守南陔采蘭圖

題王母盧太恭人秋鐙課詩圖

題劉子秀論詩圖

跋丁少山所釋瓦器文

戊戌擬上封事

恭擬 廟耐議

代張宮保擬重修山東通志摺稿

寄張廉卿先生書

上李子和河督書

上周福階中丞書

寄張廉卿先生書

寄朱肯夫先生書

上閻朝邑相國書

上座主李高陽尙書書

上李合肥相國書

上福少農中丞辭尙志書院主講書

上福少農中丞辭通志總纂書

答李鑑堂中丞書

附來書

寄李鑑堂中丞書

附答書

答夏伯定水部書

附來書

上座主徐季和先生書

寄李鑑堂中丞書

附答書

答李鑑堂中丞書

附來書

答于次棠方伯書

附來書

答趙次珊廉訪書

附來書

答李鑑堂中丞書

再答李鑑堂中丞書

附來書

與吳擎甫先生書

上座主李高陽相國書

上李鑑堂中丞書

復沂州太守丁叔衡書

校經室文集卷二

榮成孫葆田著

吳興劉承幹校

周文忠公手蹟書後

周文忠公奏稿二家書十五紙公孫世臣所收存光緒壬寅秋命工裝潢於大梁將以垂示世世子孫葆田昔嘗序公遺文於公學行麤舉其大略今觀是冊益歎公之受知於文宗者有自而其所以得諡文忠者洵無媿爲經天緯地之略危身奉上之誠也公遺命不欲以文章傳故歷任封圻奏議皆未刊行此二稿一爲公巡

撫廣西時陳當日賊情不在速戰而在固守其欲以靜待動以逸待勞深得孫吳遺意實與向忠武所見相同而以李公之少添兵力卽催出戰爲不合兵機厥後賊果逸出蹂躪天下議者但歸咎於大軍合圍缺隅一役惡知公已有先見之明哉一爲奏參提鎮堵禦失宜尾追不力則於向忠武亦無恕辭而其敘象州失利則以官兵不知審敵最爲可惜而猶欲諸將立功自贖以觀後效則公爲國愛才之心益見矣兩疏皆在咸豐元年四五月間未幾遂奉召來京諭云周某秉性忠直年近八旬久居瘴癘之鄉朕心時深眷注於虜公之

所以得此於 上者豈偶然哉至家書謂禁煙一疏在
今時能力挽頽波者亦惟吾與黃樹齋先生兩人耳則
此書當在道光二十年而此後已有閩粵遊民擾亂江
西之 廷寄公故斷其爲外夷縱使漢姦潛來招誘又
直陳破賊之法於家書言之則公官漕運總督時也其
一敘行路艱難末云廣東賊匪甚於廣西吾恐賊平後
復向廣東捕賊當卽奉 命赴粵時書其二書皆公漕
督任內所寄一云奉侍老親得一日歡心卽是一日之
福一云 聖人遠見萬里則公忠孝之心尤昭然若揭
而其論鴉片煙禁謂處平民以遠軍自官及幕友家丁

書吏兵役皆死罪可謂痛乎其言之葆田嘗聞公督湖
廣時人無敢私吸洋煙者其令行禁止如此豈意三四
十年後上下貴賤公犯不韙且抽煙稅以爲利無亦事
勢所激果有數存於其閒耶抑豈如公所謂竟未知天
心何如耶嗚呼今逆賊又起粵西矣瞻望徬徨孰是如
公之忠於奉上者而近世綴文之士但稱公爲果敢任
事甚且謂當時持議多異同而因歎息於李公不能掄
肝膽以示人所謂人者何人耶以公與李公同時遭逢
明聖言無不盡故能上孚天心卒皆死於疆事彼
齷齪者流又惡識蓋臣感激圖報之心哉公身後子孫

遵遺命不爲行狀碑文故近日敘名臣者於公事實或
未詳葆田幸得見公手蹟乃謹書其後以志景仰之私
云癸卯秋八月

書閻文介公手札後

葆田刻先大夫遺集成以初印本寄叔弟謙閔鄉縣署
專价乞致仕大學士閻公爲序公復書如此先大夫與
公弟鄉舉同歲咸豐中公官湖北遇先大夫最厚先大
夫嘗示葆田兄弟以公往還手書語皆切摯然葆田兄
弟隨侍先大夫之曰淺先大夫宦後文稿率多散佚不
及收錄同治壬申癸酉閒伯兄嘗手錄雜文二卷公牘

四卷藏於家季弟咸又嘗手鈔塾課詩文數十首請嫻
丈柯佩韋先生鑒定今所刻唾餘錄試律偶存是也自
先大夫卒後未一年伯兄季弟相繼去世諸文稿皆收
藏書笥不忍披讀庚寅秋門人陳世昌輩取葆田所輯
孟志重校付梓葆田因急檢先兄亡弟所錄先集敬付
手民追惟庭訓彷彿如昨而葆田仕與學且一無所成
歲月逾邁徒生傷感今公又以疾薨於里第謹梓是書
用冠卷首非特以志名公手蹟亦以見小子學疏才薄
乃弗克負荷先業辱公以文字相勸益不勝赧顏滋媿

云光緒壬辰秋日

晉徐雨峰中丞田烈婦碑記刻本後

錄原文

烈婦田氏方才之妻以羣凶強奪其志自憤刎死烈婦年十九歸才越二年才死遺孤五歲亦死才三兄伯仲先才死方德其叔兄也伯仲之婦曰王曰郭皆食苦守志與烈婦意相協孤死烈婦遂以王氏子闖嗣才後三寡固同矢守以死力養其姑陳氏而以孝謹聞也顧才死遺田十畝烈婦守以爲生德素橫好淫而貪己所有田盡蕩廢因日欲得烈婦田無由於是屢謀嫁之雍正七年十一月四日又屬其黨張列媒之何偉偉淫放橫暴大姦也遂諾列言而德慮烈

婦必又不從己卒不得主嫁烈婦則仍借母名私立
婚券受偉財賄卽約是月十一日夜同偉列及偉僕
求老亮老至烈婦家撞入內室劫之走其伯寡王氏
方與烈婦紡力拒不敵烈婦號哭坐地不肯去羣凶
爭拖曳衣盡碎零落在路尋復強縛置輿中烈婦頭
擊輿號哭欲仆地偉急重縛輿門扛至酒鄧鋪烈婦
號哭不絕奮躍倒地則裸身也其所遺內室碎衣研
鞠時田樞猶哭陳之傷哉烈婦比余亦淚矣樞烈婦
父也及至鋪居民聞而出視之乃裸身婦人也眾驚
問有方告者才從兄識烈婦與其子及眾叱阻之偉

等遂奔告命子解衣衣烈婦導其家易衣勸慰而烈婦不欲生哭達旦告送歸烈婦自以婦而寡受此大辱且適以辱夫不可復生事姑矣自是悲哭絕水漿王氏知其必決死聯坐不離翼日王偶疏遂引刀自斷其喉未盡絕血淋漓不止八日乃卒是時宿邑及闔郡之傳聞者莫不嘉歎而重悲也初德於其年九月已喉程伯爲媒借母名私賣烈婦於鄧孟矣德逼嫁王郭二寡痛責德烈婦時三投繯皆二寡救得不死其事用是以罷嗟乎烈婦誠不負大義不負死夫而其志其操直與金石日月共堅光於宇內生令人

敬死令人哀豈不榮哉乃德禽獸其行蛇蝎其心當此之時不刻自悔媿任罪猶聽信王紹周何子見高爾諸大姦代母設爲淫穢不孝之詞以污鱣皎貞順之完人控官抵塞欲自脫其罪竟陷母於萬口唾罵指憾而不顧且皖徬遠隔牽制老母同其跋涉暴面於道路城市之閒以寒以暑而不惜直上無以對生母下無以對死弟不孝不友其罪已極嗟夫以貪十畝之田而至於如此獨何心哉尙得比於人數乎彼偉列紹周子見及爾者心死盡矣恣一己之姦破人之苦節毀人之美行究法不可逃而天不能欺卽

如庭訊之際眾口初亦詭罔塗飾而卒一一自輸其情實敢謂使者能折獄歟當亦烈婦貞氣冤魂陰以迫其心發其私使之不能祕而以自吐也故其時隱有形狀若泣若訴伏乎公庭之下者嗚呼豈非天也哉論德偉輩所爲盡以伏誅方可塞服烈婦而快其憤者之心但案律其罪不入於死今唯準其所應罪者分別輕重治之雖視縣議加詳要不足以盡余心償烈婦之死而蔽羣凶之辜也然天地鬼神昭布森列其福其善而殃禍其惡者振古以來明明可鑒而不誣蓋世有背天之人而從無背人之天方德之死

於皖也無疾而忽不能言臥而驚懾狂亂於榻閒忽大呼自語曰扼我喉擢我筋衝我心矣於是數日夜以死其母語人如此嗚呼迹是以觀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則偉等若而人其後來之殃禍蓋可知矣然而終不足以謝烈婦也余謬典皖郡有人倫風化之責而如此者尤不可以不張之獄既定用上其事於大臺且請爲不朽者故於視公之暇爲文以記其概竝買二石一書烈婦姓氏立於墓一書其節烈與羣凶之肆行敗德立於宿之通道使烈婦不致淪沒而垂勸懲於無窮非獨有司所當爲蓋亦天理人情之不